



萬心相懷系列

戀愛如偵辦懸案
一顆躍躍之心

破案得正果

情難自禁

台灣 黎 冷

第一章

“大伙注意，最近上头派一位督察来台湾，我们所有的行动最好缓一缓。”圆脸、秃头、肥肚的中年男士，满脸警戒地告诉在场七位人员。

“最近？”现场唯一的小姐，此时正发出不屑的娇嗔，“我说老简，你也未免讲得太保守了吧，那人不是今天早上十点要和你们这群头头开会吗？”

王子芳，今年二十八岁，是一位身材高挑、凹凸有致的美女，她是这个小集团内唯一的女性，也是唯一懂得电脑的高手，举凡程式、密码、病毒……等等，都是出自她手。

“听说人已经在三十四楼办公室了。”在场另一位与老简看似同年龄，体重却足足少他一半的男子开口道。

“这次来了几个？”穿铁灰色西装的男子问。

听说两个，怎么？老大没向你透露？”先前那位男子和我碰面，但是他要我转达，猫出现了，老鼠该小心。”

刘政谚是这个小集团中仅次于老大的灵魂人物。

“小刘，老大还有没有其他交代？”王子芳深锁着眉头问。

“没有，不过老大问，有没有人自愿去为我们的猫儿

情难自禁

挂铃铛？”刘政谚边说扫过在场每一个人。

在场还有几位从头到尾没有开口发表意见的人，他们每次开会都是如此，当刘政谚目光扫过去时，他们以沉默摇头来表示意见。

“没有。”刘政谚以早就知道的眼精神文明看着那群人，“既然没有，我们未来的行动最好小心一点。”他看了看手表，“九点二十分了，要去开会的赶快去搭电梯，其他人散会回到自己工作的岗位，等待一个行动通知。”

其他人没意见地点头附和，才一分钟，人已走得无影无踪，资料室内只留下飘散在空气中的香水味和一片冷清。

“工作”对每个人而言，意义可能不太一样。

一般而言，大部分的人让工作占满一天的三分之一，有些还超过二分之一，剩下的时间才安排睡觉、吃饭、游戏……等其他活动。

但“工作”对万蓉来说，除了有钱可赚，也包含了证实她是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，而不是空有文凭的大学毕业生。

在历经两个多月的应征和面试后，万蓉终于拥有生平第一份工作，这工作不仅证明自己有能力和其他人一起工作，更排除横在她跟前的困境。

昨晚的饥饿，让万蓉早晨起床后有强烈的晕眩感，因此她比平常多赖了十分钟才起床，没想到今天的恶运也

情难自禁

由此展开。

首先，她迟到了。

难得准时到站的公车，竟然比自己早到车站。她到达时，看见公车停在不远的红绿灯前，只好拚命招手并朝它跑去。但是幸运之决定遗弃她，让她一直以些微之差一路追着公车跑，等她终于追上公车时，公司的大门五立在她跟前。

上班之后，气喘如牛的她还未调整好气息，便接到上司十万火急的催命符，指示她在十点开会前，到秘书室找翁秘书拿资料，影印装订后关达会议室，否则后果自行负责。

她只好拖着疲惫的步伐，冲到秘书室打翁秘书，但一向慢半拍的她，足足拖了二十分钟才给资料。

所以现在她只好在影印室里，努力地边印边祈祷，希望影印机不要像平常一样，出现令自己无法控制状况，好让她能将工作如期做好，弥补今天早上迟到的失误，保住这份得来不易得来的工作。

尽管万蓉心量压力很大，但单纯的影印动作还是让她心思飘远，她不由得想起找工作的那段日子。

记得从斗六上台北时，她在真地以为工作很好找，至少在斗六容易。所以到达台北的第一件事，请圣惠帮忙找房子。原先打算房子找到后，再慢慢去适合自己的工作。在台北街头晃了两个月后，她领悟了一件事：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随时缺人。面试三、四十家公司后，又有新彻悟：稍具规模的公司很少请众没工作经验的菜鸟。你若颇有姿色，愿意露又愿意被人摸，他们欢迎你随时报到。

情难自禁

可是这种工作，除非她死，否则一概免谈。

明白这个道理，万蓉的斗志从一百跌到了零。眼看目前的生活即将陷入绝境，她着急地翻开报纸，哪怕是最角落的一行字，也要把握住机会。

万蓉一想到会断粮饿死的惨境，就觉得自己初上台北时的天真有点好笑。她把一切想得很简单，没想到自己身上仅有一点点钱。在扣除房租费、交通费后，一天三餐改为一天两餐。但持续地找不到工作，让她不得不考虑一天仅吃一餐。

所幸她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在上个月月底，突发奇想地先买了一箱泡面。在生活费只剩两百七十一元，而每天要花三十元的交通费，却还有好几天才领薪水的情况下，这此些面包变得异常珍贵且美味。

现在她每天将一包泡面分成早、晚餐，勉强可以撑到领钱，不至于让自己在还未领到薪水前就先饿死。

她这么一想，很庆幸圣惠在看她两个月来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又不愿向她借钱的情况下，背着她偷偷向杨伯父要求为她寻找适合的工作机会，杨爸爸在答应后的两天，立即为她找到这份工作。

最初她不打算接受这份工作，但在圣惠的纠缠与怂恿下，还是答应了。

她很意外自己成为特权下的产物，而且还为此树立了一个敌人——简英明。

刚进公司那几天，万蓉就发觉这位不可爱的课长，常常找她麻烦。那时的她还不懂为什么，只觉得有些不平与无奈，经过丽雪的说明后，自己才明白，原来她在无意

情难自禁

中抢了他特意为女儿留的职缺。

一阵高跟鞋的足声在万蓉身后响起，也打断她的冥想。她转头看看是谁走进影印室，当她看见秀馨手里的资料时，相当不好意思地对她笑了笑。

“哦！看你这副心虚模样，是不是还没有印完！”秀馨将资料放在门边的桌子上，才走到万蓉的身后，她将双手摆在纤细的蛇腰上，身体则轻轻地贴靠在万蓉背上。

“是啊！还没印完。”万蓉因为长时间霸占着影印机不放，让其他同事无法使用而感到不好意思。

“在印什么？”秀馨轻笑着将下巴搁在万蓉的肩膀，看了一眼她手上的资料，“十点开会要用吗？”

“嗯！简课长说很急，如果没准时送达，要我自行负责。”万蓉满脸愁容地说。

“噢！好可怜哦，我们的小红帽又遭到老狐狸的迫害了。”秀馨用可怜兮兮的声音说，一手轻拍万蓉的脸颊。

万蓉无奈地耸耸肩，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眼满是愧疚和歉意。

“不要紧，反正我不急，不如我再看一下那些资料，你好好努力吧！”秀馨走回自己方才放资料的地方。

事实上，公司里有三台影印机，其中一台是彩色的。但是今天只剩目前正在影印的这一台，另外台进厂维修了。所以万蓉只好“苦毒”这一台，努力要它将自己需要的资料印出来。

‘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祸不单行。’万蓉举动信这是自己目前最佳写照。

万蓉看着影印机，再次回头想向秀声说抱歉。她已经

情难自禁

是第三次来影印室了，每次见到她还没有印好，都二话不说地折回办公室。她知道今天早上十点以前，秀馨亲将资料传真给客户，如今影印机被自己侵着，她可能也等得心急了。

“是不是客户打电话来催了。”

“没有，十点还没到。而且就算超过十点也无所谓啊，我只要打电话去说一下就好了。”

“馨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走这么多次。”万蓉微红着脸，一边道歉一边换下一张资料。

“不要紧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一样都是公司的事，有什么好说对不起的。”秀馨依旧笑着回答她。“对了！要不要我帮忙？”她又站起身子，走到万蓉的身边。

“嗯，可是你不是要看资料，等一下还要向对方说明你的设计。”

“反正我多看一眼跟少看一眼，对那位客户订不订货差别不大。倒是这些资料，如果十点前没有搞定，你一定会被好只老狐狸骂。”秀馨拿起万蓉放在一旁的资料，“这些也都是吗！要不要装订？”

万蓉点点头说：“要。”

“那我拿去桌子那边先按照顺序排好。”说完，秀馨不等万蓉答复，自行抱起那一叠资料，往靠近墙的会议桌走去。

“谢谢你，每次都麻烦你。”万蓉侧过身子对抱着资料走到会议桌的秀馨道谢。

秀馨低着头排资料，“不用客气，只要你记得下次领钱时，找个机会好好犒赏我一下即可。”她半开玩笑地

情难自禁

说。

“没问题。”万蓉立即爽快答应。

秀馨是万蓉的同事。进公司这二十几天来，都是她带领万蓉学习公司的职务，而她们两人的上司是——简英明。

“对了，上星期天，你到我家玩的照片，我今天已经拿来公司了。中午吃饭时，我们可以一起看。”秀馨想起早上拿来放在桌上的相簿。

“好啊！会不会很丑啊？”万蓉想起自己并不是很上相的面孔。

“不会，你长得这么好，照出来的照片会差到哪里去。”

“真的吗？谢谢你的夸奖。”万蓉自认不太上相，所以相信这是秀馨的安慰。

“不客气。”秀馨说完后沉默地工作。

“平——万——蓉。”突然，不知从何方冒出一声属于简课长催魂般的魔音。

万蓉以快速且僵硬的姿势，转身来面对那可怕声音的源头。

“课长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万蓉用着明颖被吓到的声音问。

他装作没有听到万蓉的问话，大声地朝她吼：“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，难道你不知道已经快十点了吗？”

万蓉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相当清楚，“但是……资料还没有印好，所以——”

“还没印好？这话你也敢说，你到底会不会做事啊，一

情难自禁

点小事也做不好，还敢来抢别人的工作。”

万蓉在他的吼声下，小声地想解释。

“那是什么！我明白地告诉你，十点这个会议很重要，你若没把资料送上去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你就不用来公司了。”简课长下完最后通牒，完全不理睬打算解释的万蓉，转身就走。临走前，还不停地说着：“真不知刘总是怎么了，竟然会同意雇用她，什么都不会，又蠢又笨，请这种人只会浪费公司的钱，一点……”

万蓉听他如此不堪地批评自己，心里非常难过，明知他是故意为难自己，受辱的心还是感到相当痛苦，眼泪不如不觉地涌上眼眶，她知道他听不到，却还是于事无补地在他身后说：“我知道了。印好后我马上送过去。”

站在一旁的秀馨，一直等到简英明离开，才在他的背后“张牙舞爪”，然而她怕伤万蓉的自尊心，假装没有看见她偷偷擦眼泪的动作，继续将资料分类排好。直到忍不住让她独自一人难过，才开口安慰她：“小蓉，你不要理他的话啦，那种人就是喜欢惊下属，因为我们不懂得阿谀谄媚。”

万蓉不想让她看见自己在哭，低头转身继续未完成的工作，直到她认为可以控制情绪后，才缓缓开口：“馨，我是不是真的很钝？从我进公司以来，常给你添烦。”万蓉不敢面对秀馨，怕她看见自己哭红的眼睛。

秀馨没有马上回答她，她把资料分好后，才走到万蓉身后，轻轻将手放在她的肩上，“你明知他的为人，为什么还记他的话当真。像他这种人只会狐假虎威，对每一个职位比他低又不懂奉承的人，都狠狠地踩在他脚下，要是遇

情难自禁

到比他职位还高的主管，又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，十足的狗腿子。这种人讲的话，你实在不应该这么在意的。”

万蓉仍是不发一语，秀馨继续努力，“哎呀！你不要信他那一套啦，他只是说说罢了，你不要把它当真麻。”

万蓉依旧沉默地拷贝，原本洁白且甜蜜的笑脸，如今正因为简英明的一番话渗淡无比。

“唉！”两个人同时有气无力地叹了口气。

明知秀馨说的是安慰话，但是听她这么帮自己出气，心里真是受用，万蓉沉默地点头附和。“其实他说的也是真的，今天这个会议真的很重要，上星期公司的各级主管早就通知我们了，公司也为了这个会议忙得天昏地暗，万一我真的来不及将资料送上去，我想买有可能如他所说的——”

“呸！呸！呸！”秀馨连声喊呸，手指头掐着万蓉的肩膀，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，哪会来不及。离十点还有二十几分钟，”她看万蓉将手上最后一张资料放入影印机后说：“你就剩这最后一张，印好后再装订，大概还剩十至十五分钟，够你送去上去的。”

秀馨边说边往书柜走去，找到自己要的钉书机后又折回桌子旁，“而且，如果你真的来不及送上去，那也是因为翁秘书太晚把资料给你，若真的有事，你不会把翁秘书抬出来吗？”

“这样不好吧！”万蓉十分厚道地说，她印完最后一张资料，从影印机前面将资料全部拿起，走到秀馨等待的位置。

“你赶快捡成一份一份，我帮你把它钉起来。”

情 难 自 禁

“好，捡好的我放这里。”万蓉点头，将资料以十字方式一份一份叠好。

在她们两人通力合作下，秀馨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

“好了，你先去送资料吧，剩下的我收拾就好。”秀馨催着她赶快离开。

万蓉点点头拿起资料，当她要离开影印室时，与她们同在书室工作的另一位职员陈丽雪，正踩着阿娜多姿的步伐走进来。

“啊，小蓉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！”丽雪一看到万蓉，立即惊讶地大喊。

“是啊！”万蓉怯怯地笑着说：“我刚把资料——”

“你赶快去。”秀馨打斯话，催她赶快走人，并帮万蓉向丽雪解释。“她才刚印好，现在正准备送上去，所以请你不要耽误她的时间。”

万蓉在秀馨的催促下，立即从影印室里飞奔而去。

陈丽雪是她们办公室里有的广播电台，除了传播功能非常好之外，本身也是个话匣子，嘴巴一张，即使是她不相识的人，也能和对方谈个三、四十分钟。

秀馨怕万蓉在这里和她一扯，即使有充足时间，最后也会变得不够。

“啊，糟了。”丽雪听完秀馨的解释后，戏剧性地大叫一声，然后她匆匆跑到门口探头。

秀馨一等到丽雪探完头，又从门口慢慢晃回影印机前，才开口问：“什么事糟了，让你喊得像杀人一样。”

“你忘了！”丽雪不敢相信地看着一脸茫然的秀馨，

情难自禁

“我们公司大楼内四部电梯，因为电梯公司安装不当，常有急速晃动的现象，养护课认为这样太危险而叫修，电梯公司的维修人员早上九点到，预定九点半至十二点进行测试和维修，所以四部电梯在九点三十分以后，完全断电不让人搭乘。”

秀馨听她这么说，才想起她在走廊时，好像也有听到其他同事提起，她非常气恼自己健忘，也气丽雪进来时不早说，她懊恼地瞪丽雪一眼，然后气急败坏地对她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本来是要说的呀，可……”丽雪尚未把话讲完，秀馨已经匆匆忙忙跑出去，于是对着她的举动补充一句：“来不及啦，我早就看了，她已经不在那里了。”

虽然丽雪这么说，秀馨还是追出去，留下丽雪一个人在影印室里纳闷地想：难道真的是我的错吗？



万蓉没想到，今天的运气竟然背到极点。

早上先是赖床赖过头，误了搭公车的时间而迟到，接着为了今天的会议，因翁书迷糊，让她像被罚站似地在影印室站了一个多钟头，当然这本来就是自己的工作，没有理由埋怨，可是因为翁书的疏忽无辜挨骂，心里有点不能平衡，可是回头一想，骂都被他骂了，像简英明那种小人又不能骂回来，只能自认倒楣，其余的话再说也是多余。

现在连这个死东西也趁火打劫，来和自己作对。“真是好事不过三，坏事时时有。”

情难自禁

面对电梯门，万蓉非常仓卒地咒它，没想到自己连骂人的本事也很差，只会“你……你居然……你竟然……”，想了半天，想不出什么字眼来骂这个浑蛋电梯，好让自己消除心头之恨。

最后万蓉狠狠地踢了电梯门一脚，令人怨恨的是它毫无损，依然故我地杵在那里，而自己的脚却麻了，“可恶！居然敢现在停机。”忍不住又踹它一脚。

万蓉呆呆地站在电梯前一会儿，才认命地往安全梯方向走去。她没想到那个简狐狸像如来佛一样，知道她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形，居然还派人来这里通知她，就算用爬的，也一定要把资料送上。

她一送举步艰难地登上一个个阶梯，一边骂着简英明。过分麻！他居然要她在十分钟不到的时间，由七楼爬到三十四楼。

“天啊！我可以不干了么？”万蓉喃喃自语，但脚还要一步一步往上抬。

“唉！真是衰到最高点，居然要我这个腿短的人爬到最高点。”

想想她除了认命外还是得认命，看着一层又一层的楼梯，万蓉庆幸今天自己穿平底鞋来上班，若像平常穿高跟鞋，那不是死得更惨吗？

“唉！怎么这么多呢？一定是来不及了。”爬了几层后，万蓉又开始喃喃自语，“可是有送上去，总比没送上去好吧！楼上的大老们，你们就撑着点吧，小女子我随后就来了。”

情难自禁

们要他来台湾开始，他就一直有被阴谋设计的感觉，会这样想，是世豪在一次谈话中不小心说溜了嘴，他说：“玛琳预言了。”

在他们家，玛琳的预言多少对他们行为及决定会产生一些影响。当然这是经过一些事实佐证后所产生的力量，其力量的来源，正是因为玛琳曾对他的父母，做过几近准确性的警告预言，当时若不是他们对科学的崇尚与信任，远胜于对宗教的崇拜与迷信，事情或许会有不同的转机。

玛琳对于他们的抗拒，一点也不以为然。“有些人的死！早被注定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被命运约束着，一个人要相信有命运，但不要被命连的转轮所控制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命运的原因。”

接着又说：“当你能了解命运，你就能选择命运。一个人的命是好是坏，百分之九十九掌控在自己手中，百分之一掌握在造物者手里，但是造物者是慈悲的，依然会将这百分之一交到你手上，这就是‘机会’，此时就端看你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。”

当她对他们兄弟说这些话时，他们一致认为，她是故意卖弄她的文学哲思，并没多加理会与深思。不久，父亲真的因为心脏血管的硬化而死！。就算如此，他们兄弟除了世豪之外，对玛琳的话还是不太理会。

父亲死后，玛琳又说，他们的母亲五年内最好不要独自一人去旅行，那会发生不幸的事件与遗憾，若是真的不得不去，搭乘的交通工具最好选择不会离开地面的。

母亲自从父亲死后，足足消沉两年，直到她的好朋友

情 难 自 禁

——媛姨，邀她一同去瑞士滑雪度假，她才将阴影的情绪稍稍抛开。

母亲在排定时间后，立即订购机票搭机前往，但不幸的事件也因此发生了，母亲所搭乘的飞机，在离地面一千尺后瞬间爆炸，当时全机无一人幸免。

对于母亲的死！，也真如玛琳所言的成为他们心中的遗憾，他们兄弟认为，这全是由于他们的疏忽所造成，然而玛琳却安慰他们，“命中注定之事，本来就不易更改；若是真的想改变命运，唯有先改变自己，朝着自己想要的结果作预期的改变，这才是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。”

以前他们都把玛琳的话当成耳边风，但是自从父母的事后，他们对玛琳所说的预言认真思索一番，她似乎真的具有某些力量。

这个力量正是促成他台湾行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她又对世贤及世豪暗示一些有关他的预言，让世贤和世豪想尽各种办法，非要他亲自来台湾一趟不可，只是从头到尾，他们都没有对他透露“玛琳”预言了什么。

当然，光靠这点原因就要他来台湾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之所以会来，是因为世豪审查出台湾的上半年业务发展和营业额的记录，有几笔交易登录含糊不清，公司内设的密码，在资料确定存档后竟遭人更改，当他们无法进一步查证时，他们确认有人打算和他们玩游戏了。

只是“调查”需要人，世贤是台湾方面的筹备人之一，因此怕对方对他有所了解而防备，所以他们皆认为不适合。

世豪也选择弃权，原因是他所管理的欧洲业务，目前

情 难 自 禁

正与欧洲共同市场修正条约，无法分身；其次，暗中侦察的行动也不符合他的个性，一向做什么都要有人跟在后面帮忙的他，若是让他一个人悄悄地埋头苦干，事情不弄糟就算得上是完美结局。

于是三个兄弟之中只剩下杜世圣，成为这次的最佳男主角。

“咻！咻！”手表发出十点整点报时，提醒世圣会让时间到了，但他却因为身体欠安，而不想去面对那令自己讨厌的家伙，若不是那些人搞的麻烦，就不会有这场折磨。于是他继续坐在位于落地窗前的办公椅上，两眼茫然地望向窗外，瞪着一片雾茫茫的台北街景。
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办公桌上的电话亮起红灯，铃声打断了世圣的沉思，拿起话筒，不必听好音也能猜出是谁打来的。

“Hello！”杰克在世圣未出声前，先出声招呼。

“Hello！”世圣低声回答。

双方一阵沉寂。

“Hello！我是杰克。”

又是沉寂回答杰克。

“Hello！我是杰克。”他用力地喊。

“我知道你是杰克，什么事！”世圣被他吵得不耐烦。

“为什么不出声？还有为什么问我‘什么事’？是我听错了，还是少爷你以为还在飞机上？”

世圣无奈地叹口气，“不是，我以为我还飘浮在外太空，目前尚未着陆。”他摇摇头，试使自己的脑袋清醒。

但是晕眩并未因此弃他而去，他忍不住用另一只手

情难自禁